

经典印象·小说名作坊
CLASSIC IMPRESSION

巴黎永无止境

[西班牙]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 / 著 尹承东 / 译

Enrique Vila-Matas

Never Any End to Paris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经典印象·小说名作坊

CLASSIC IMPRESSION

巴黎永无止境

[西班牙]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 / 著 尹承东 / 译

Enrique Vila-Matas

Never ~~Any~~ End to Paris

 浙江出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黎永无止境 / [西] 比拉-马塔斯 (Vila-Matas, E.) 著;

尹承东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 8

(经典印象译丛)

ISBN 978-7-5339-3795-9

I. ①巴… II. ①比… ②尹… III. ①长篇小说—

西班牙—现代 IV. ①I 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2727 号

原书名: Never Any End to Paris

作者: Enrique Vila-Matas

Copyright© 2003 by Enrique Vila-Matas

By arrangement with ENRIQUE VILA-MATAS c/o

MB Agencia Literaria S. L.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11-215 号

巴黎永无止境

作 者: [西]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

译 者: 尹承东

责任编辑: 曹 洁 郭贤路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字数: 160 千字

印张: 8.125

插页: 5

书号: ISBN 978-7-5339-3795-9

定价: 29.00 元 (精)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我去了佛罗里达州南端岛城基韦斯特，在那儿报名参加了一年一度的“谁最像海明威”竞赛。竞赛在邈邈乔酒吧举办，那是当年海明威住在基韦斯特时最喜欢的酒吧。不消说，参加这次竞赛的男子汉蜂拥而至，他们都是中年人，体魄健壮，蓄着浓密的花白胡须，个个都像海明威，甚至连最愚笨的方面都酷似。这样的竞赛是一次独特的经历。

我不知自己多少年前开始喝酒并且发胖了。跟我妻子和朋友们的看法相反，我认为自己在体态上越来越像我青年时代的偶像海明威。没有人在这件事上赞同我的意见，而我的性格又非常倔强，想教训教训所有人，于是我就戴上一个假胡须（我觉得这样会使我更像海明威），参加了这年夏天的竞赛。

应该说，这次我可真是出了个大洋相。我去基韦斯特参加竞赛，结果得了个倒数第一名，说得更确切些，是被取消了资格。最糟糕的是，他们取消我的资格并非因为发现了我的假胡须（他们并没有发现），而是因为我的“体态压根儿就不像海明威”。

其实，对我来说，他们只要允许我参加竞赛就足够了，因为那样我就可以向我的妻子和朋友们表明，我完全有权利相信自己越来越像我青年时代的偶像。仅此而已。这就是唯一一点能让我继续在感情上跟青春岁月联系在一起的东西。然而，他

们几乎是用脚把我踹出了竞赛的门外。

受到这样的侮辱，我就去了巴黎。在那儿，我跟我的妻子相聚，度过了这年8月的最后时光。她去参观博物馆和疯狂购物，我则做了一些笔记，以讽刺的口吻来回顾我青年时代在这座城市度过的两个年头。在这两年中，我跟海明威不同：他在那儿“非常贫困，却非常幸福”，而我在那儿却是非常贫困，又非常不幸。

我们在巴黎度过了8月的最后时光。9月1日，当我登上回巴塞罗那的飞机时，我在我的座位第七排B座上发现了几页被人遗忘的笔记。那笔记是为一个讲座准备的，题目是《巴黎永无止境》。看到这个题目，我不禁大为惊讶。这个讲座是主题为讽刺的研讨会中的一项，准备在巴塞罗那举办，持续三天，分三场，每场两小时。我大为惊讶，是因为我在巴黎恰恰也为一个讲座写了一沓笔记，讲座的题目与此相同，也是属于同样一个研讨会的其中一项，时间同样是持续三天。总之，一切都一样。可是，我突然意识到，那份笔记不属于别人，正是我自己刚扔到座位上的。我觉得自己真是一个天大的傻瓜。我把笔记扔到自己的座位上，不正和别的旅客为了占好自己登机牌上的位子，把当天的报纸扔上去一样吗。我怎么那么快就忘记了是我自己把那份笔记扔到了位子上呢？现在，我只能告诉你们，这些笔记就是我将荣幸地为你们大家作的讲座的起因，讲座要持续三天，题为《巴黎永无止境》。

2

有时候，你们将会看到我即兴发表演说。就像现在这样，在我重新回顾我的青年时代，以讽刺的口吻将自己在巴黎两年的历程读给你们听之前，我感到冲动起来。我想要告诉你们，我十分清楚讽刺是一种玩火行为，讽刺别人，往往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讽刺自己。你们大家都非常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当一个人装着去爱的时候，他就要冒着真正爱上的危险。谁缺乏谨慎地去进行讽刺性的表演，最后他就会成为自己所玩弄伎俩的牺牲品。即使一个人小心翼翼地去做讽刺性的表演，最后他同样是自己所玩弄伎俩的牺牲品。帕斯卡曾经说过：“装着去爱而不变成情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总之，我打算以讽刺的姿态重新审视我在巴黎的过去，但我决不忽视在整个讲座中面临陷入夸夸其谈的种种危险，特别是时刻都不会忘记，夸夸其谈者的虚荣和炫耀恰恰会为听众的讽刺提供最便当的靶子。我说这话也是为了提醒你们注意，比如说，当你们听到我说巴黎永无止境的时候，很可能我是以讽刺的口吻说的。但是，总而言之，我希望那么多的讽刺不会给你们带来过大的压力。我采用的讽刺跟在绝望中出现的讽刺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在青年时代的绝望是相当愚蠢的。我喜欢的讽刺是一种我称之为善意的讽刺，怜悯的讽刺，比如说，就像我们在慈悲心肠的塞万提斯那儿看到的那种讽刺。我不喜欢那种残酷的讽刺，恶意的

讽刺，而是喜欢那种游动在幻灭和希望之间的讽刺。你们同意吗？

3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我去了巴黎，我在那儿非常贫困，也非常不幸。我真希望能够对你们说，在那儿我跟海明威一样幸福，但是，那样的话，我就又会成为那个可怜、逞强而像个大傻瓜似的青年人；那个大傻瓜天天自欺欺人，以为住在那间污秽不堪的阁楼里已经是相当幸运了。那阁楼是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以每月一百法郎的象征性价格租给那个大傻瓜的。我说是象征性的价格，是因为我这样认为，或者说我想这样理解，因为面对我那位脾气古怪的女房东合情合理的催促，我从来没交过房租，好在她们的催促和抗议只是断断续续的，并不往死里逼。我说她是脾气古怪的女房东，是因为别人说的法语我觉得我全能听懂，唯独她说的法语例外。并非全然如此，但许多时候，当玛格丽特·杜拉斯跟我讲话的时候，我一句都听不懂，绝对地不知所云，就连她催我交房租的话都听不懂。我记得，我曾不无担心地对劳尔·埃斯卡里（他后来成了我在巴黎最好的朋友）提及此事。“这是因为她是大作家，她讲的是高级法语。”劳尔·埃斯卡里对我说。当时他的这种解释，我并不认为那么令人可信。

那么，我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阁楼里做什么呢？大致是

打算过一种如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里讲述的作家生活。要把海明威作为几乎是最高楷模的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呢？这个想法我从十五岁时就有了。当时我一口气读完了他回忆巴黎的那本书，决心要成为猎人、渔夫、战地记者、酒鬼、伟大的情人和拳击家，也就是说，变成像海明威那样的人。

过了几个月，当我必须决定在大学里攻读何种专业的时候，我对父亲说“我想学习如何成为海明威”。至今我还记得他听了这句话后惊讶的鬼脸和怀疑的表情。“没有任何地方学习这个，大学里根本没有这类专业。”他对我说。几天之后，他帮我在法学院报了名。为了做律师，我学习了三年法律。一天，拿着父亲给我过复活节假期的钱，我决定平生第一次出国旅行，直接去了巴黎，没有任何人相伴。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巴黎度过的最初的五个早晨。那是我第一次走进这座城市，当时我并没有料到，几年之后，我终于在那座城市住了下来。

那天上午，天气很冷，并且下着雨。当我不得不进入圣米歇尔大街上一个酒吧避雨时，我马上意识到，由于一种奇怪的巧合，我就要重演《流动的盛宴》第一章开头的那个场景了：在一个寒冷的雨天，讲述者走进了圣米歇尔大街上一家“温暖、洁净、友好而令人惬意的咖啡馆”，把旧雨衣挂在衣架上晾干，并把他那顶饱经风吹雨打的旧毡帽放在长椅上方的架子上，叫了一杯牛奶咖啡，然后就开始写一篇故事，并且对一个独自坐在咖啡馆靠窗的桌子旁的姑娘动了情，感到非常激动。

尽管我走进酒吧时没有雨衣也没有毡帽，但我也点了一杯

牛奶咖啡，向我的偶像海明威致敬，然后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铅笔，开始写发生在巴达洛纳的一个故事。巴黎那天在下雨，风也很大，我故事的开头也写成了那样的天气。这中间，突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神奇巧合，一个姑娘走进咖啡馆，径自走到我身边靠窗的一张桌子旁坐下来，开始读一本书。

姑娘长得非常俊俏，“脸色清新，像一枚刚刚铸就的硬币，如果人们用柔滑的皮肉和被雨水滋润而显得鲜艳的肌肤来铸造硬币的话”。我惊讶地瞅了她一眼。在弗朗哥统治下虚伪的巴塞罗那，我居住的城市，看到一个女子独自走进酒吧，是不可思议的事，更不要说在那儿看书了。我又看了她一眼，这一次她搅乱了我的心神，我感到激动起来，并且产生了性冲动。我要像对待那糟糕的天气一样，把她写进我的故事里，让她在巴达洛纳游荡。走出那家咖啡馆时，我变成了一个新的海明威。

但是，几年之后，确切地说是在1974年2月，我又回到了巴黎。这一次，我不是仅仅待了五天，而是待了两年——尽管我当时没法料到。此时的我已经不是在那个严寒雨天的上午羡慕虚荣的青年人了。我依然相当傻，但也许不那么虚荣。另外，我已经学得有点机警和谨慎了。这事在一天下午得到了证明。那天下午，我去巴黎拜访——应该说是去窥视——我的朋友哈维尔·格兰德斯，在圣贝努瓦街，站在街边他就向我介绍了玛格丽特·杜拉斯。后者先是惊讶，过了几分钟，也许是出于对哈维尔·格兰德斯的信任，就答应把那间阁楼租给了我。

在我之前，已经有不少小有名气的流浪人士租住过那间阁楼，甚至包括某位同样有名气的政治家。除了玛格丽特·杜拉斯其他的朋友之外，以前哈维尔·格兰德斯本人也在那儿住过，还有作家兼画家科皮，行为荒唐的异装癖阿玛宝拉，巫师约多洛夫斯基的一个朋友，一个保加利亚戏剧女演员，南斯拉夫地下导演米洛舍维奇，甚至还有那位未来的总统密特朗——在1943年全面抵抗时期，他曾在那间阁楼里躲藏过两天。

我的确学得有点机警和谨慎了。当玛格丽特·杜拉斯提出最后一个问题想考察我的知识，装模作样地探询是否值得把她的阁楼租给我这个新求租者时，她问的是我最喜欢哪些作家。我提到了西班牙的加西亚·洛尔加和路易斯·塞努达，当然还有她这位法国作家。而尽管海明威这个名字都到了我嘴边，但我还是强忍着，使劲忍着，没有说出来。我认为我做得很对，因为她只是装模作样，拿问题做游戏，但是，设若我提到一个她不喜欢的作家——好像海明威很难让她喜欢——很可能就毁掉了那场游戏。而我连想都不愿去想，如果没有那间阁楼，我那光辉的传记会成为什么样子。

4

这个8月我去了巴黎。在我和妻子走过雅各布街和教皇街连接处的拐角时，我突然想起了那件有名的趣事：在米肖餐馆的盥洗室里，海明威认定了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小鸡鸡的大小

尺寸没问题。《流动的盛宴》里的这个场面我记得是那样清晰，以至我在脑海里飞快地重新过了一遍，甚至动了想看看自己小鸡鸡的念头。总之，那个场面在我的脑海里飞逝而过，几秒钟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小鸡鸡仍待在它的原处。然后我飘忽不定地走了几秒钟，脑子里一片空白，直至买了一份《世界报》，坐上一辆出租车，跟我的妻子一起去了蒙帕纳斯大街上的“精品”露天咖啡馆。在那儿，当妻子去卫生间的时候，我打开报纸，立刻全神贯注地读起了克劳迪奥·马格里斯的一篇文章的开始部分。作者在那篇文章中讲的是一个扼杀夏天的大阴谋：“我的夏天呀，请不要退去，加布里埃莱·邓南遮这样唱道，他爱夏天，因为夏天是全景式的顶峰季节和生活令人迷醉的季节，他曾经希望它永不结束……”

一切都会结束，我想。

一切都会结束，唯独巴黎不会，现在我这样想。一切都会结束，唯独巴黎不会，巴黎永远不会结束，她始终在陪伴着我，追随着我，她就是我的青春。不管我到哪儿，她都跟我一起旅行，与我同在。她是跟随我的一席流动的盛宴。这个夏天会结束，它就要结束了。这个世界会崩溃，它就要崩溃了。但是我的青春，但是巴黎，决不会结束。真恐怖！

在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随姨妈旅行》中，有一段简短

的对话将成为这次持续三天的讲座的总序言。一开始我没有把它念出来（本来当时我应该念的），但现在不管怎样我要念了。女士们，先生们，这是一个不太正规的序言，因为它没有指明后面我的讲座所涉及的有关事项的内容。一般来说，序言应该是后面讲稿内容的精练概括，它应该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后面的讲稿要涉及什么。相反，我的序言绝对不会让你们知道后面我要讲什么。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它指明了后面的内容，不过是通过一种荒诞的方式。它说明了我讲座的内容，可我怀疑听众能否真正明白，我关于讽刺的讲座到底打算确切地说明什么。同样，我们也不明白格雷厄姆·格林想用他那段对话说明什么。肯定他是什么都不想说。如果我告诉你们，说得越多的时候就等于什么也没说，那时你们会明白我的意思吗？看看吧，我这次讲座的序言就是这样：

“如果您还是照计划继续讲讽刺，那我也不想把我的问题告诉您了。”

“可是，不久前您说过讽刺是文学的一个特点……”

“没错，但是您不是一部小说。”图雷说。

6

我是讲座还是小说？上帝呀，这是什么问题呀！请你们原谅！似乎我又回到了青年时期的那些日子里，居住在巴黎，处于绝望之中，不停地给自己提出问题。正常情况下，青年人的

面前总是一片希望的光景，但是有人却选择绝望，我就是这类人之一，因为我不清楚生活之路在何方。另外，我觉得处于绝望之中更高雅，比一个处于希望之中的可怜青年时髦得多。事实上，今天我觉得我正在又变成那个不断向自己提出问题的年轻人。我是讲座还是小说？我是？突然间，一切都成了问题。我是某个人吗？我是什么？体态上我像海明威还是我跟他根本不沾边儿？从你们的眼神里，尊敬的听众们，我觉得你们跟我的妻子和朋友们的意见一致。你们跟他们的态度是一样的，跟基韦斯特城竞赛组织者们的态度也是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你们也在取消我的资格，让我名誉扫地。无疑你们这样做是一种明智的判断。但是，我需要相信我在体态上一天比一天更像我巴黎岁月里所崇拜的偶像，因为唯有这一点能够让我在感情上跟青年时期的岁月联系起来。再说呢，我觉得我有权用跟别人不同的观点看自己。我爱怎么看自己就怎么看自己，用不着别人来指手画脚强迫我成为什么人，也用不着别人来说三道四决定我是什么人。别人可以对我有他们的看法，这我同意，但我拒绝接受这样的不公平。多年来，我一直力图成为一个最神秘、最不可预见、最深不可测的人。这些年我一直力图成为所有人眼中的一个谜。为此，我对每个人都区别对待，以求没有两个人对我持相同的看法。但是，我殚精竭虑地去做这件事，结果却徒劳无益，别人依然照他们的想法去看我。显然大家对我的看法是相同的，他们爱怎么看我就怎么看我。哪怕至少有一个人，我不是说很多人，而是至少有一个人能看到我

跟海明威的相似之处，那该多好呀……

7

珍妮·海布特自杀了。

最近这次访问巴黎，我一直追随她的影子，阅读别人写的对她的看法。我对这位不幸艺术家的青年时代感兴趣。她是巴黎画派重要画家阿梅多·莫迪格里阿尼的情人，她为他生了一个孩子(女儿)。当画家由于酗酒和多种疾病缠身过世的时候，她正等待为他生第二个孩子。

珍妮·海布特跟资产阶级，也就是跟她的家庭有很多麻烦。莫迪格里阿尼去世的第二天，她怀着九个月的身孕，打开了父母在巴黎阿米奥特街8号的楼房十五层的窗户，背朝地面跳了下去。三十年前我青年时代住在巴黎时阅读了她自杀的故事。我记得当时一边阅读一边想象着她自杀的那条街道和她如何跳下去，也就是她自杀的全过程。后来我就把这件事情忘掉了。但是巴黎的这个8月，珍妮·海布特又重新回到了我的脑海里。那是因为我偶然读到了一篇关于她同莫迪格里阿尼的爱情故事以及她绝望死去的文章。这个十九岁女子的自杀再次把我打动，只是现在我不想再把这件事忘记了。我在巴黎重读她的故事，突然想到我可以找到阿米奥特大街8号；如果那座楼房和那条大街还存在的话，我便可以仔细地看看珍妮·海布特轻生的地方。

结果是那条大街和那座楼房不仅存在，而且就在我下榻的饭店附近。靠了一张城市地图帮助，我穿越一条条狭窄的小巷，终于站在了那条不长的街道上。那条街道全是些坚实的古老建筑，大概在过去的八十二年里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从街上看了看楼房十五层珍妮·海布特打开的那扇窗户，我大概恰恰是在她的身体坠楼丧命之处看那扇窗户的。当时我觉得我的整个青春和我的整个夏天都融入到了这个生与死的时刻里，都融入巴黎这座城市的那条阿米奥特大街上了。这座城市到处都挂满了纪念性的金属牌，但是，在珍妮·海布特失去生命的地方却没有任何金属牌。如今，在阿米奥特大街上，没有任何让人记起发生在八十二年前的那场悲剧的标示，甚至没有某个暗暗撰写关于她的传说的人送上的鲜花，墙上也没有任何表示悲哀的涂鸦。没有，什么都没有。这是因为人们显然没有把她看成是一个太有分量的艺术家，尽管她的死亡本身也许比阿梅多·莫迪格里阿尼的全部作品更艺术。此外，尽人皆知，她死于自杀，而人们是不会为自杀者挂上标牌，不会去庆祝，也不会去纪念的。

珍妮·海布特从阿米奥特大街8号的楼上纵身跳下，在空中画了一条悲剧性的体操图线坠地而亡。恰恰就在这座大楼对面，为这个小区里的资产阶级建起了一座洁净而赏心悦目的体操馆。这儿的资产阶级肯定支持体育运动和家庭价值观念，而不太喜欢艺术，不太喜欢那个放荡不羁的女人，也不喜欢那种以舞蹈跳跃动作来自杀丧命的行为。也许那些体操运动员觉得

在那儿锻炼很惬意，就像那些反对吸烟的人，带着道德谴责的目光站在那儿，注视着对面第一个可怜的家伙吸着烟自杀身亡。^①

8

普鲁斯特说，过去不仅仅是一个瞬间，它其实根本不会离开原来的地方。巴黎也是这样，它从未外出旅行过，而且总是永无止境，永无终结。

9

这年夏天，我在巴黎重新回首我的过去。一天，我跟妻子

① 为讲座写完这段话后，我偶然十分惊讶地发现，我多次阅读过的奥古斯托·蒙特罗索的优秀短篇小说《晚餐》，故事就发生在巴黎阿米奥特街8号的B楼。尽管这个故事我反复阅读了那么多遍，却没太注意这个地址，大概更多的是去注意故事本身了。看来，在这座楼左侧第二层的一套房间里，作家阿尔弗雷多·布里塞·埃切尼克曾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有一天，他在那儿举办了一场晚宴，这就是那篇小说题目的来历。在这次晚宴中，作家邀请了奥古斯托·蒙特罗索，也邀请了卡夫卡。然而，他们在阿米奥特大街上空等了一场，卡夫卡没有来。

尽管在许多年之后，“靠了一张城市地图帮助，我穿越一条条狭窄的小巷”，几经周折找到了那条街道，但对蒙特罗索却是相反，他很容易地就找到了那个地方。他说：“像在任何一座大城市一样，在巴黎，有些街道找起来也十分困难。但是，阿米奥特街找起来并不难。你只要从蒙日地铁站沿路下行，然后随便问个人，阿米奥特大街就找到了。”——作者原注

一起乘坐高铁列车去了南特。那是应邀去作一个关于讽刺的讲座，换言之，跟今天我讲的题目一样，只是我对那个讲座采用了另外的形式，因为当时我手中只有今天涉及《巴黎永无止境》的一些笔记。

“女士们，先生们，”我开场说道，“你们已经看到，我跟海明威有点相像，而且我打算认为我一天比一天更像海明威。这并不意味着我跟他同样缺乏讽刺，恰恰相反，我对讽刺很擅长。”

我扫了一眼听众，看看他们有怎样的反应。我首先看到的是我的夫人一脸怒气。“真是悲哀！”她说。她从来就不能容忍我的固执己见，认为自己越来越像我青年时代的偶像。

至于听众，我看到有些人以为，我说自己像海明威是在跟他们开玩笑，而另一些人从表情上看，根本就没有听懂我的话。人们的那些微笑和心不在焉的眼神，跟我妻子的怒不可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不知道这两种表现何者更糟糕。

“我擅长讽刺。”我继续说道，“讽刺和预见未来的能力是我的强项。我到南特来，就是要告诉你们，天快要下雨了。”

其实，那儿的天空根本不存在下雨的征兆，我那样说是为了让听众逐渐进入我打算读给他们听的故事中的多雨天气。“首先，”我对他们说，“我来南特是为了请你们帮助我理解海明威写的一篇题为《雨中的猫》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我一直没理解透。同时我也想告诉你们，出于我预见未来的能力，我可以向大家透露一下，明天我返回巴黎后将要写一篇题为《关